

# 青

喻言  
著

真实的官场不像小说中那么黑暗，也没那么复杂，其实就是一个职场！  
官场，不需“官场小说”里的大权谋，只需实实在在的真智慧！

十年亲历，平实记录，一部还原中国官场的“官场实录”

# 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青 玄

喻言  
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云/喻言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33-0749-9

I. ①青… II. ①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36044号

青云

喻言 著

责任编辑 罗 晨 周亚灵

特邀编辑 刘恩凡

责任印制 付丽江

装帧设计 金 山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出 版 人 谢 刚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[editor@readinglife.com](mailto:editor@readinglife.com)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 19.25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0749-9
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# 目录

功名谁借青云 /1

引子 /3

第一章 《孙子集》 /7

第二章 白丁 /77

第三章 夹缝 /179

第四章 突围 /245

## 功名谁借青云

早年时，在四面环山、傍山而建的家门口，有一片开阔的田地。每到春天，金灿灿的油菜花漫无边际，衬得群山岱青，天空湛蓝。有风拂过，一缕又一缕青白色的云绕着山脊，欲飘欲散，直上九天。只觉得这气象实在恢弘，想寻个什么词句形容，终是未得。此后数年，才知道薛宝钗在《柳絮词》中早说过一句：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”

后来离开故乡，读书、工作，尽在功名路。扪心而问，穹隆半世，其实一直希望人生有这等豪气。因自幼家贫，谨小慎微的我只在心中默念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。二十年来，大学，机关，花花世界，红尘滚滚，所有人生的起起伏伏中，总有这一言默默相伴。也越来越明白，青云，只是一面在尘世里审视自我的镜子。

如今总有人言，走上机关一途，都是苟活一世，抛弃了自我，自此只为功名利禄。然而身在此中十数年，默默咀嚼个中真实滋味，官场如职场，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则。虽不时有拨云见雾之心，但云里云外，其实并无多大区别。肝胆自怜白首，功名谁借青云？人生之路，向来都是甘苦自知。

回首来时路，种种情绪历历在心，流诸笔端。因是故事，落笔力求轻松生动、有起有伏。因是亲历，字里行间最大限度保留了真实心境。无他，只欲将这十数年来的种种、种种缩于一纸，以供后来者叹之惜之、骂之晒之。

西汉扬雄在《解嘲》中写道：“当途者升青云，失路者委沟渠。”十年仕途，不敢自称“当途”，只望这些小小故事，能给初涉职场的人，提供一些分辨路径的经验教训，能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，多一点职场的快乐。

日前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，正是油菜花开时节。群山依旧岱青，天空湛蓝如初，想起陈草庵的《叹世》：“晨鸡初鸣，昏鸦争噪，哪个不去红尘闹？路遥遥，水迢迢，

迢，功名尽在长安道。今日少年明日老。山，依旧好；人，憔悴了。”仰望苍穹，  
唯青云变幻万千，恍然如梦。

喻言

2012年4月，捞刀河畔

## 引子

翻开工资条，一看工龄——十年！

十年时间，我从区委研究室起步，发挥农村人吃苦耐劳的精神，用心工作，坚持总结，勤于反思，一步步地从一名小科员成长为一名处级领导。

十年来，我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像在企业工作的同学那样涨幅明显，也没有像创业开公司的同学那样跌宕起伏。“从政”十年的机关生活，有过惊涛骇浪，有过暗流汹涌，在我的内心产生过很多次震荡，但蓦然回首，那些不过都是“小波”。

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在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正式登台之前，我先在大伙儿面前自我介绍一下。

我来自南方农村，祖籍上一直填着“湖南”。据祖上相传，明朝初年朱元璋下令血洗全乡，一个活口不留。祖先就从江西哑子巷逃命去了湖南，于是才有了我们家族一脉。哑子巷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父母也不知道。我们没去寻过祖。

父母给我取名文小波——一个很没有男人气质的名字。我曾为这个名字和父母多次争吵，要求改名，因为这个名字给我带来了许多屈辱。

为了这个名字，我和同学打过几次狠架，因为他们老拿我的名字开玩笑：“文小波，文就是没文化的文，小就是波小的那个小，波就是大波的那个波。”我性晚熟，性知识也贫乏，对于波大波小，刚开始没什么感觉。只是谁要说我是“没文化的文”，我一听就很恼火。

现在，我的额头左侧还有一块残留多年的小伤疤。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邻村的贺正斌总拿我名字开玩笑。有一次，他彻底激怒了我，我忍无可忍，冲过去把他死死摁倒在学校门前的水沟里。他知道硬打打不过我，从水沟里爬起来以后，趁我不备，捡起一块石头就朝我面门扔过来。我躲闪不及，石头硬生生地砸

在我的左额上。

尽管这个名字让我挂了彩，但父母仍然坚决不同意给我改名。文，是我们祖辈的姓，也是有文化的“文”；小波，就是希望我从小平平安安，没有大的起落。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，说得多了，我也慢慢习惯了。

我们姐弟三个，我是老幺，老大是姐姐，老二是哥哥，三人的年龄差都是三岁。据父母说，我的出生纯属意外，完全是超计划地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童年的记忆写满了“贫困”两个字。姐姐懂事，小学毕业就主动辍学，把读书的机会留给了哥哥和我。一九九二年，正是全国上下都喊着下海的年头，我初三毕业，哥哥高三毕业。对于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来说，两个孩子的学费根本无力担负。在我高一开学的前两天，哥哥悄悄跟着村里的一位泥瓦匠去了建筑工地。三个月后，哥哥随着下海潮到了广东，在一家布艺厂做假花，月薪三百元。那年春节，哥哥没有回家。平生第一次，我、父母和已经出嫁的姐姐一家，过了一个没有哥哥的年。之后好几年，一到春节，看着别人的孩子纷纷回家，母亲就为哥哥不能回家与家人团圆而偷偷地抹眼泪。

对于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我来说，读书是唯一的跳龙门之路。为了考个高分，进个好学校，从进入高中课堂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奋力拼搏，毫不松懈。

然而，我的第一次高考以发挥失常而告终。看到同学们一个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我心里失落万分。我哭着告诉父母，我不甘心命运就是这样，我要继续读书，再次冲击高考。一九九六年炎夏，我带着自己的梦想和父母的希冀，再次踏进几乎让我窒息的高考考场。

这一次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北京！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，看着父母兴奋不已的脸庞，听着乡亲们的祝贺，我终于体会到十年寒窗之后的幸福。

大四上学期择业时，我想去企业，因为企业不讲资历讲能力。但父亲在那年春节的一席话，彻底打消了我的念头。

“你哪儿都别去，一定要想办法留在北京，留在机关。”春节的时候，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找工作的事情，父亲的一句话就将我进企业的思路给堵住了。

“爸，现在不比过去了，在企业也很好，不比机关差。”尽管放假前，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北京市的公务员资格考试，但我还是想反驳，想给自己的未来



留出可供选择的余地。

“你看看我们村，一个村长比谁都厉害，才上任几年功夫，家里比谁都富。你再看看我们家，我们累死累活，连你姐和你哥都放弃了读书，就是为了让你当官。你不当官，去企业，你读书有个屁用……”父亲眼中噙着泪水，跟我说着重复过千百遍的家族苦难史，还是坚持要我进机关。在他眼里，进了机关就是光宗耀祖，就能挺直腰杆做人。

屋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味。父亲说完话，已是老泪纵横，谁都不敢吱声。我的心被父亲的话深深地刺痛。我不想也不能伤害一心为了我的父母、姐姐和哥哥，他们为了让我跳过龙门、进入机关，已经付出了一般农村家庭无法承受的代价。

那一刻，我痛下决心：就进机关！即使我再不喜欢，即使我进不了北京的机关，也要找个省会的机关！我要为家人工作，我知道，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实现我个人的理想与追求，更多是满足家人期待了二十多年的深重心愿。

背负着家人的心愿，春节刚过，我便早早地回到北京。

要进公务员队伍，必须先参加统一的公务员资格考试。考试内容分为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，两门都达到六十分就能够拿到公务员资格证书。资格考试是迈向公务员队伍的第一道坎。有了公务员资格，就可以去找招聘单位。当然，有了资格并不一定会有单位接收，但是没有资格肯定就没有单位接收。公务员资格考试与日常的考试相比有所不同。行政能力测试考的是考生的综合知识和反应能力，考试题目并不算太难，但题量很大，每一道题都容不得太多的思考，不到一分钟必须答一道题，可即使能够按照这种速度进行下去，也未必能够答完全卷。更要命的是，前面的六十道判断题，如果做错了还要被倒扣分。有鉴于此，我在考前特意做了几套模拟题，对答题规则比较熟悉，也练就了在规定时间内答完全卷的应试能力。

还记得二〇〇〇年一月，随大溜去参加了公务员资格考试的我，得知自己的成绩通过分数线时，意外之余又感到失落。无心插柳之举，没料到却打开了另一扇门。难道我真的命中注定要去“当官”吗？

我是高招并轨的第一届毕业生。并轨，意味着学费不再全部由国家承担，得自己掏钱上大学；并轨，意味着毕业时不再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，而是让学生走

进人才市场，自当弄潮儿。

春节后的北京人才交流会非常频繁。我的目标只有一个——进机关。我去人才交流会上投放简历，只不过想证明自己十多年的寒窗苦读，到底在企业家的眼里还有没有那点价值。

回想起来，我能够到区委研究室实习，也是因为在人才交流会上意外看到他们在招人。大学四年，虽然我没像高中时那样拼命学习，却也学到了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课余时间别人在玩游戏、谈恋爱，我则在看杂书、写破稿。几年下来，笔耕不辍，好歹也发表了不少文章。我相信自己的文字功底能够胜任政府研究部门的工作，所以才投了简历——话说回来，当时我也没有更多的选择。

然而，区委研究室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瞅了瞅我的简历，连头都没有抬就冷冰冰地说：“我们需要研究生。”

我不甘心。默默记下他们的联系电话，退出招聘台，回到学校后，我立即去找老师帮忙。在北京市区级单位，有很多我们的校友。有的是已经混出点名堂的，有的则还是小萝卜头一个。老师很负责任地帮我联系到比我高五届的大师兄，C区区政协办公室主任吕浩。幸亏吕浩跟C区区委研究室副主任李萍打了声招呼，区委研究室这才答应给我一个实习的机会。

我倍加珍惜这个机会。我的首要目标就是混到一份工作合同——即便是研究室这样枯燥的单位。签订了工作合同，就意味着混到了北京户口、进入了机关、圆了家人一个梦。

## 第一章 《孙子集》



## 1. 实习第一天

五月的北京，就算入了夏。热，日子越往后，热得人越难受。

早上五点，我放在寝室床头的设好闹铃的呼机准时响起。

“操，你丫真有病，一大早就吵得我们睡不好。”习惯睡懒觉的大四毕业生，出去找工作的时候都是孙子，在宿舍里可个个都是爷。好在我与宿舍其他五个兄弟的关系混得还不错，要不然我的呼机早就被扔到窗外了。

其实，这么早起床对我来说也很痛苦，但 C 区区委研究室要我去实习，我总得在这期间表现好吧？

我的大学在昌平，我实习的地方在北京市的老城区，345 路公共汽车是进城的唯一代步工具。为了第一天上班不迟到，为了给领导留个好印象，我头天下午已经去踩过点，弄清楚了路线。坐 345 路到德胜门下车，走十分钟左右，到 44 路车站上车再坐两站地就到了实习的地方，路线并不复杂。

北京的早晨永远不会寂寞。公交车还没到站停稳，赶车的人群就潮水般一拥而上。这个时候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已经没有了性别的差异，没有了那份闲时的矜持，能上车走人才是硬道理。我夹在其中，被拥挤的人群裹挟着上了车。

五月的阳光晒得车内一片闷热，拥挤的人群散发的汗味和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，激来荡去，十分难闻。进城上班第一天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“人的身体是软的”和“中国除了人多就没有别的特点”这两句话的含义。

区政府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森严的地方。高高的两根柱子、电控的大门、高悬的国徽以及飘扬在楼顶的五星红旗，为这个原本应该是老百姓幸福源头的地方平添了几分威严。门口的警卫笔挺地站立着，眼睛丝毫不斜视路过的行人。

门槛好高呀！我暗自思忖。经过 44 路车上拥挤的“洗礼”，我这个第一天上班、穿戴整齐的同志此时看上去颇有些狼狈。我停下脚步，整理了一下衣服——第一

天上班，穿着不一定要多高档华贵，但必须整齐得体。

“您好，我是来这里实习的。”不知为什么我有些胆怯。

“请出示你的证件。”警卫的眼睛依然看着前方。

“我只有学生证。”我迟疑片刻，回答道。

“你找哪个单位？找谁？电话号码是多少？”警卫问得就像我们小时候背书一样流利。

我的天，我刚来，连办公室的门都不知道朝哪儿开，哪里知道这些呀？我的心里有些发毛。

“我不知道呀，”说罢我就意识到自己太直接地说出了实情，“对了，我这里有他们给我的留言。”我迅速从腰间掏出呼机。那时候，学生有手机的很少，大部分都是用呼机。

“您看一下。”我明显感觉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，面对这个门槛，身为大学生的那种傲气居然全没了。我好歹做过几年学生干部，也算见过一些小世面，怎么到这里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了呢？我毕恭毕敬地将呼机递过去，手有些发抖，额头还冒出了汗珠。

警卫接过我的呼机，扫了一眼，递还给我。

什么意思？接过呼机的那一刹那，我的心跳明显加快。

警卫没说话，抄起手边的电话，拨了个号码。

“您好，这里有一个名叫文小波的学生，说是来你们单位实习的。”保安拨通的是C区区委研究室的电话。

“进去吧。坐电梯到六层，出来后左拐，606房间。”警卫搁下电话，一挥手，区政府的电动门徐徐拉开了。

“谢谢。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捂紧书包往里面走。

院内的参天大树掩映着五月的阳光，风吹过时响起此起彼伏的沙沙声。走到树下时，周身都感觉到一种惬意的凉爽，但我无心享受。

电梯很快就到了六层。一出电梯，只见墙上贴着一张该楼层办公室的分布图。我瞄了一眼，根据警卫所说，很快就到了606房间的门口。

门是开着的。

“咚、咚、咚！”我一边敲门，一边侧着身子往里面探视。

“进来。”角落里传出一个声音。

“领导，您好。我是来实习的学生文小波。”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对方，但叫对方领导肯定没错的。在机关里，谁都会觉得自己是个领导，被以领导相称，听着肯定受用。

“哦，是文小波吧？进来吧。”那个说话的人站了起来，精瘦精瘦的。传说中机关里的人都是肥头大耳，他怎么那么瘦？

我走进办公室，他微笑着朝我走了过来，并伸出右手同我握手。我有些不大习惯，在学校里，很少有人行握手礼，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他一边握着我的手，一边面带微笑地看着我说：“小伙子很精神呀。吃早饭了吗？”

“谢谢您，我吃过了。”看到他那和蔼的样子，我紧张的情绪放松了不少。

“你刚来，先熟悉一下情况。我叫王亚伟，是咱们区委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。你就叫我王主任吧。”

我就不用再具体介绍自己了，简历他应该看过。

“坐吧。”王主任一边招呼我坐下，一边冲对面房间喊，“晓琴，倒点水过来。”

我越发受宠若惊。办公室主任在我心中可是一个官，对我这个还没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怎么这么好呢？这个领导真是太平易近人了。我顺着王主任手指的凳子轻轻坐下来，双手都不知该如何摆放。

办公室明显比外面凉快。我安静地坐着，只听见空调出风口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女孩端着一杯水走过来。我立即起身接水，顺便看了一眼这个被王主任叫做晓琴的女孩。

只一眼，我被她深深吸引。

晓琴的个头比我稍矮一点，长长的头发随着她的走动而轻轻摇摆，白皙的皮肤在黑色工作服的映衬下显得越发白净，长长的睫毛掩映着一双大大的眼睛。接水的刹那，我们的双眼不约而同地对视，我的心跳突然加速，我不得不慌乱地将视线转移到别处。

“谢谢。”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朝她淡淡地笑了一下。

“他叫文小波，和你一样，也是今年毕业的。她叫刘晓琴。”王主任向我们介绍对方。

一听她也是今年刚毕业的，我的信心马上见涨：都是新来的，起跑线一致！

我们正说着，王主任的电话响了，他赶紧到工位上去接电话。

“我比你早来半个月。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。”刘晓琴颇有点主人的味道。早来一天当然就多一天的心理优势，更何况她还是硕士，学历上就更胜一筹。我刚刚涨上去的信心马上又回落了。

“晓琴，给小文拿一套办公用品，他就坐我的对面桌。”王主任挂断电话后，吩咐刘晓琴。

一个大主任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，但在北京老城区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，科级干部并不会有这样的待遇。王主任的办公室有四个工位，他单独坐在一边，对面是三个并排的工位，他的那个位置有点一切尽收眼底的感觉。

刘晓琴很快就拿来一个笔筒、一支圆珠笔和一个笔记本，递给我，然后转身回自己的办公室。估计这就是程序，谁来都是这一套。我找了块抹布开始打扫我的工位。

“王主任，我的电脑好像又坏了。”我正低头擦着桌子上的灰尘，门口传来一个带着东北口音的女孩的声音。我停下手里的活，抬头朝门口望去。

“王主任在呢。”我赶紧接话。王主任貌似工作非常繁忙，又接了一个电话。

女孩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好！你是新来的吗？我也刚来没多久时间。”

“真巧。”我朝她友好地笑一笑。新人不少，不会又是个硕士吧？

“我叫郭雨婧，下雨的雨，女字旁一个青草的青，那个婧。辽宁的，行政管理专业，研究生。”果然又是个硕士！或许她和刘晓琴一样，也有早来几天的心理优势。她把我当成了查户口的警察叔叔，我也把她当成了查户口的警察阿姨，我们一五一十地向对方说了自己的情况。

刘晓琴和郭雨婧的出现让我这个刚进机关门的本科生有种危机感。她们比我早来一段时间，早熟悉情况，又都是硕士。好在大家都是今年毕业，都算是新手，以后就看谁实习期表现得好了！

郭雨婧回自己的办公室后，我一边擦桌子，一边在心里暗自比较着这两位潜在的“竞争对手”。刘晓琴和郭雨婧都是典型的大胸女人。刘晓琴黑色的工作服里面是白色的低胸内衣，长长的脖子上戴着一根细长的银色项链。在初夏的五月，一走路，双乳就抑制不住地晃动。她稍稍弯腰的时候，胸前露出的乳沟让我的心狂跳不



己。刘晓琴说话唠腔唠调的，初听觉得这个女人很妖，可多听了几句居然觉得有些可爱。郭雨婧是东北人，爽快，直来直去。她那件粉色薄毛的衣领都快顶到了下巴，高耸的双峰同样诱人。我不禁联想，到底是胸罩厚还是她的胸脯大？刘晓琴长得非常漂亮，可只要一笑，眼角的鱼尾纹就深深显露了。我凭直觉判断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她眼角的皱纹是否暗示着她成长经历的坎坷？抑或她是一个情感世界丰富多彩的人？我有种迫切地想知道她人生故事的冲动。郭雨婧没有刘晓琴白净，不是那种一见面就让人蠢蠢欲动的类型，但她爽快的性格和典型的机关女性的打扮，也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。

我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思想开小差的危险道路上：刚来第一天，屁股还没有坐热，就对两个和我一样新来的女同事想入非非。这真是可怕的想法，我赶紧勒住自己思想的缰绳。

机关不像大学。在大学里，男女恋爱自由，感情到了一定程度，甚至可以自由同居；在机关工作，则要求作风严谨。我来C区区委研究室之前，老师就和我作了以上交代；父亲也给我写信了，要我必须遵守“仕途”规矩努力工作，别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

我上学就比别人晚一年，高中还复读一年，加上家庭贫困，二十五年的生活经历，让我看上去比同龄人成熟得多，心理上也相对成熟。我想我还是能够把握好心态——至少，我早已学会了忍耐。

“小文，你刚来，就先在办公室辅助我做些工作。”习惯了别人称呼我为“老文”或者“小波”，对王主任的这个称呼我有些耳生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机关里对新来的同志，都是在姓前加上一个“小”字，叫“小×”。

“谢谢王主任。我听您的安排。”我感激地点点头，赶紧放下抹布，走到王主任办公桌前。王主任一边说，一边翻着桌上的文件。

“你先看看这些。”他给我几本书。这些书没有书号，都是内部文件的汇编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办公室制度汇编、调研报告汇编等。这是我研究室工作的开始，我捧着这些书，就像教徒捧着《圣经》一样虔诚。新到一个单位，学习介绍本单位的内部材料，了解本单位的基本情况，是尽快进入工作角色的捷径。

“晓琴现在在基层调研科，主要是到基层做一些调查研究；雨婧在秘书科，主